

小 东 方

xiao
dongfang

姜自力◎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小 东 方

姜自力◎著

XIǎO
dongfang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东方 / 姜自力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227-03191-8

I. 小...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772 号

小东方

姜自力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封面设计	吴海燕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银川宁峰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印 张	41
字 数	86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7-03191-8 / I·83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海子风雨

第 一 章	红砖传奇	1
第 二 章	昊王渠相会	11
第 三 章	海子湖畔迎亲	20
第 四 章	弯子渠边发丧	29
第 五 章	难兄难弟	40
第 六 章	海市蜃楼	46
第 七 章	合不拢的家	53
第 八 章	死不瞑目	62
第 九 章	抢寡妇	72
第 十 章	望娘滩	80
第十一章	海子湖边的家	87
第十二章	风雨桥	95
第十三章	姜大户	101
第十四章	母子长工	110
第十五章	苦菜花黄	118
第十六章	祸 缘	125
第十七章	一进徐家寨	136
第十八章	不流泪的红烛	144

第二部 朔风吹过

第十九章	狗又咬起来了	155
第二十章	抓兵谣	163
第二十一章	风雨历程	173
第二十二章	姜保长上任	179
第二十三章	一唱三叹	187
第二十四章	姜老五告状	197
第二十五章	迟开的玫瑰	206
第二十六章	娘家大嫂	216
第二十七章	踏雪辨踪	226
第二十八章	刘开泰殉主	235
第二十九章	投桃遇李	240
第三十章	二进徐家寨	248
第三十一章	月挂榆树梢	258
第三十二章	磨坊里的呼救声	264
第三十三章	重修保安寺	271
第三十四章	姜老六摆摊	278
第三十五章	姐妹逼嫁	288
第三十六章	借稻种	296
第三十七章	烟消云散	306
第三十八章	禁烟歌	314
第三十九章	三进徐家寨	320
第四十章	谁的罪孽	326
第四十一章	古刹钟声	332
第四十二章	悬首示众	339
第四十三章	黎明前的枪声	347

第四十四章	刺刀下的葬礼	353
第四十五章	黄河东流去	361
第四十六章	魂归来兮	370
第四十七章	陶淑琴探监	378
第四十八章	大户家的挽幛	385
第四十九章	鸽哨声声	392

第三部 风展红旗

第五十章	一元复始	399
第五十一章	揭 榜	406
第五十二章	遗 言	413
第五十三章	忠 告	418
第五十四章	认事不认人	425
第五十五章	大邈遑卖田	431
第五十六章	围 墙	438
第五十七章	那一天	448
第五十八章	二孛子退社	455
第五十九章	分队风波	464
第六十章	炉火正红	474
第六十一章	大闹乡政府	480
第六十二章	逼儿辞职	489
第六十三章	哭笑不得	500
第六十四章	生产自救	507
第六十五章	打灯苏	513
第六十六章	二两香油	520
第六十七章	泪洒送别路	527
第六十八章	“四不清”家属	534

第六十九章	杨信查案·····	543
第七十章	退 赔·····	549
第七十一章	放包袱·····	561
第七十二章	痴 情·····	568
第七十三章	夜过知青点·····	579
第七十四章	桃形碑·····	589
第七十五章	文攻武卫·····	598
第七十六章	梦断风雨桥·····	611
第七十七章	背 影·····	620
第七十八章	风中守望·····	626
第七十九章	分队风·····	632
第八十章	昨夜星辰·····	640
第八十一章	故乡的呼唤·····	647

第一章 红砖传奇

老家梭梭不断地来人,劝说姜文旗为老母拔苦楚,他们扳着指头,一家挨一家说,别家都念经了,就剩下你们家了。你们都高高在上了,真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屁屎尿尿都不出门了。把那些没享上一天福就死了的人,早撂在脑梢子后头喽!

来的人走后好长时间了,姜文旗还呆呆地蹲在地上。他不明白,为啥把给死者补着念经称为“拔苦楚”,拔苦楚是不是把他们活着时受的苦都“拔”出来。他们那代人受的苦,是永远也“念”不完、“拔”不尽的。

老伴陶淑琴白了他一眼,扳着指头说:“快到她的死忌日子了,这苦楚拔不拔呢?”

姜文旗说:“活着笑一声,强比死了哭十声!拔啥苦楚?那都是演戏给活人看!”

陶淑琴说:“你一辈子光知道各里四处跑,知道我们在家是咋熬过来的吗?”

提起过去,姜文旗太伤心了。他只要晚上一闭眼,就在小东方。走到哪里,都有一群群衣衫破烂、满脸菜色的人围着他,一个个伸着碗、揸着手,朝他要吃的。他老梦见母亲一个人在山坡上剜苦苦菜。她披头散发,发髻耷拉在脊背上,上面没有了“U”形发针,敞胸露怀,浑身上下片儿扇儿的。她又来要吃要喝,说她想吃半碗净米饭,想喝一碗面疙瘩汤,骂家里人不给她吃。她说要一件囫囵衣裳穿,她的裤裆烂了,走到哪里别人笑到哪里。她那双赤着的小脚,像开了杈的竹笋。她胳膊上挎的筐里仅有一把干苦苦菜,冒着蒙蒙细雨朝山里走,说她要到吴王渠找姜明,要到娘家找她亲爹。姜文旗每天夜里都哭醒几回。吃饭时他望着满桌的大鱼大肉,眼泪一把的总咽不下去,老说现在香油当水吃,那时的人咋那么可怜。

姜文旗呆了半天,问儿子张鸡换:“咱们这样的家,也夹时赶乱的到农村大搞封建迷信,合适吗?”

陶淑琴白了他一眼说:“啊哟,你认真了一辈子,顶啥用?当大官的都坐上车到庙里烧香呢,你是啥级别?”

张鸡换见父母又抬起杠来,急忙走了过来。奶奶是风雨桥武斗中死的,她死的惨状张鸡换一想起来就浑身发颤。他思念奶奶,奶奶膝下有他童年的梦,苦涩的泪,忧伤的歌。她一生顶风冒雨,劈涛斩浪,趟过了多少沟沟坎坎,却倒在风雨桥下。母亲和三个姐姐、两个表姐都同意给奶奶拔苦楚,就是父亲一个人不同意。张

鸡换见父母争吵,打圆场说:“我看给奶奶立个碑吧!那里现在坟头多了,我都认不出来!”

姜文旗点头同意。

张鸡换买了块石碑,碑上刻了“慈母朱葵花之墓”几个大字,下方一行小字是“孝儿姜文旗敬立”。

姜文旗这儿摸摸那儿敲敲,突然问:“你爷爷的名字咋没刻上,你不知道他叫姜明吗?”

张鸡换早有思想准备,老家习俗,被抢寡妇抢出去的人,不能和前夫合墓。他急忙绕着大弯子搪塞说:“为碑文的事,我和老家几个堂叔商量的。他们说当年埋奶奶时没招爷爷的魂,连个招魂匣子也没做,一个人的墓刻两个人的名字不好。”

姜文旗像是听出了什么,呆呆地望着石碑,望着望着似乎明白了。他用巴掌拍着石碑,像老牛似的号起来:“妈哟,苦命的妈哟……”左邻右舍都惊奇地探头探脑。

姜文旗一丝不苟地做了水泥底座,全家人动手抬上汽车。

汽车咝溜溜出了县城,还没走多远,姜文旗说他捂的,车窗打开后,他又说他晕的。害得汽车走走停停,扶了他下来在路边上蹲一会儿再走。陶淑琴瞪了他一眼说:“天生就是个坐小驴车的命嘛!”

汽车颠簸簸西行,两边的新居似乎在欢呼跳跃,蓝宝石玻璃闪烁着摇曳不定的花束。路旁的碧树一棵棵朝后跑,似夹道欢迎的人墙,像穿流不息的过客。又起风了,车窗外的流云飞霞,看着像海子湖上空的昉光,又像贺兰山深处的岚烟;听着似吴王渠的悲歌,又似双王坟的举旗呐喊……

汽车摇晃晃继续爬行,小东方看得越来越清了。

小东方地处三省交界地,西边是贺兰山,东边是黄河。境内有山有川,戈壁丘陵,草原沙漠,沟壑纵横,整个地形酷似一只雄鸡昂首鸣唱。那奔流不息的弯子渠是雄鸡永不停息的血脉,那碧波荡漾的海子湖,湖南的水是白色,湖北的水是青色,湖中长的弯弯曲曲的一道芦苇把湖隔成两半,酷似一副天然的太极图。

相传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不知何时,河水西流,喧闹的世界变成了茫茫戈壁。自从西夏在这里建国后,贺兰山里常见狼烟四起,黄雾弥漫,喊杀声此起彼伏。这天,阵阵马嘶鼓鸣之后,只见一匹枣红马如腾云驾雾飞奔而来。原来是姜源和儿子姜波、姜涛出现在海子湖边。

姜源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披挂弓箭。姜波气质沉静,双目烁烁有神,牵着匹枣红马。姜涛风度翩翩,聪明敏捷,手执竹笛。三人皆穿夏服,左耳垂上都吊着大圈儿。姜源在山边转来转去,终于坐在海子湖畔的一丛盐蒿上不走了。他对儿子说:“海子湖,集天下七十二连湖之精华,呈圆心形;聚黑白两流之水,呈八卦形。处华夷之界,连万里神州,占山川之隘,通三山五岳。华夷相通之龙脉,天造地设,天下

一统之大势，非人力可阻挡。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从此爷仨像三棵树似的扎到这里，落脚生根。他们打桩搭帐篷，昼夜开荒种地，挖了一条弯子渠引水灌溉。渠水所到之处，地绿了，山青了，牛羊多了起来。

乔守信本是姜源之妻吕氏的同乡，和姜源父子常有来往，结为患难之交。因蒙古军连攻西夏，乔守信被拨入正军。他在贺兰山磨石口抗击蒙古军，身中毒箭。当他爬回来时，毒气已扩散，奄奄一息。他咽气时把两个女儿大桃、二桃托付给姜源就死了。

姜源按汉人习俗请了媒人，给她俩盘了发髻，别了银簪，绞脸上头和姜波、姜涛完婚，亲手做奶酪喜饽饽，还唱了一段祝贺新婚的歌：“儿媳成双，喜气洋洋，一配两对，大富大贵，和和美美，汤汤水水，桃红柳绿，花花果果……”

姜波、姜涛完婚后，各生了九子两女。姜源将他们分开另过，他说树不分枝长不大，人不分家富不了。以弯子渠为界，长子居南，称上庄子；次子居北，称下庄子。他叹道：“兄为上，弟为下，上下同心，自卫防守，无有二心，无敌天下。”两庄子比着种田，比着开荒，比着饲养家禽家畜，家业很快发展起来。当时有支歌儿唱道：“上下庄子杨柳绿，四四方方十五里。庄中有寨各九座，牛羊数群不数只。”

西夏末年，夏王派来一拨一拨的士兵抓人。原来西夏国要扩建皇陵。规定两座大坟冢用黄土夯筑，四周的建筑用青砖砌护，形成青红相映之势。

役夫们挖掉地上的石砾，取出地下的黄土，层层铺垫夯实。垒高时，四周用椽子斜插支撑，每层黄黏土用芦苇垫连。因坟冢过于高大，垒到高处就椽断坟塌，砸死砸伤役夫。沙暴来时，天昏地暗，黄沙飞卷。役夫们蜷曲在山岭里轻轻哭道：“蒸土筑墙锥不入，统万城边白骨枯。白骨枯，勃勃死。赫连亡，拓跋起。”

监军来了，他说役夫们偷懒，挨个用皮鞭抽打，每天都要杀死一批人。姜源见死的人不断朝山下抬，就跑到山上挡住了。他提出一个惊人之举，建议陵墓塔用红砖砌护，并说他会烧制红砖。监军大喜，他说如用红砖建造，颜色鲜于黄土，且坚固防风蚀。建成后形如八角菱花，又似宝塔撑天，森然夺目，岂不美哉！监军立马拨出一大批人马，封姜源为小监，命他带人下山烧制红砖。

姜源带着众苦役回到了海子湖畔。

海子湖畔人头攒动，喝声连天。仅泥工、坯工、伙夫、窑夫、水夫、驼夫就几百人。山上部落里的贫民几乎都下了山，在海子湖畔安营扎寨。这是牧区又一次大东移。

住在上下庄子及海子湖周围的有四个部落，以曹氏为主的氏族，因常常闹鬼，人称鬼悉村。以苏氏为主的部落，一部分是打蒙古军时捉的胡虏和家属，入西夏部落为奴，这里经常有狼患，人称狼唆村。以黄氏为主的部落多是迁徙、逃来的，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祖宗的白骨驮到哪里，一条条一块块摆在住地周围的山冈沙丘上，用

来逼沙祛邪,保佑安康,人称白骨冈。以南氏为主的部落大部分是从南面迁来的屯军家属,人称蛮子窝。各部落图腾不同,崇拜各异,他们待人热情好客,处事侠义豪爽。

四聚点居民小家住一帐,小族住数帐,大族住十数帐,毡房、帐篷、木屋、土屋、山崩窝到处可见。还有用芦帘搭顶遮檐半边斜的房子,用红柳条编的鱼脊梁房子。穿戴长短肥瘦不一,色样五花八门,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南腔北调。西夏国新任宁州知事是从河东来的汉官,他有一首歌,单唱当时的情景:“西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西夏。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角花。毡冠红裹羌女饰,兽皮做衣毡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凉,羌笛花儿漫坡下。”

一排排大窑建成了,烈火熊熊,浓烟冲天。四里八乡的人都运来黄土换饭吃。他们说人老几辈子只见过青砖,咋还能烧出红砖?这老汉一定是个神人。姜源为人忠厚,体贴仆役,处事公道,在各聚居点威信很高,从此,人们都称他红砖爷爷。

监军筑双王坟有了红砖,工程顺利,开始对姜源父子刮目相看,报请夏王任姜源为监司,姜波、姜涛为小监。

两座金碧辉煌的大坟冢矗立起来,在城郭的映衬下,傲雪迎风,十分美丽壮观。他们怕牧人到此放牧,玷污了圣地,命百姓朝山上端炒熟的黄土,画出方圆三十里的地方铺垫,以免再生杂草。人们端簸箕的,背背篋的,担筐子的,将冒着热气的“敬心土”排着长队洒到陵区,“为圣地添喜”。祭圣地这天,夏王率拓跋氏众王族亲临。他赞扬这块头枕贺兰神山,脚踏海子圣水的宝地,夸奖姜源烧红砖的功劳,当众封官末品。人群欢声雷动。数百名羌女排成变化多样的方队跳《颂圣舞》。跪在四周黑压压的人群双手平举,仰首向天唱《圣地颂》:

贺兰神山,苍松映雪,浩瀚腾格里,又突起王陵两座。那是神鹰归栖的圣地,照五色霞光,护中兴明月,迎朔方风雨,受万氏香火。千秋万代大白上国……

谁知此时姜源向夏王呈上辞书:“吾王恩重,姜源父子理应入官为臣。唯先祖留下遗训,烧当羌后裔为国效力,不应贪图功名富贵。今大白上国二十六州,正军、屯军早已分离,臣民多半农半牧。姜源父子既入汉区,理应躬耕务农。望吾王恩准!”

夏王力劝姜源父子,挽留不住,便放他们下山。夏王赐姜源父子大麦七斗、小麦三斗、青稞三斗,皮裘、毛毡、白帐各四条,酥油两桶、干肉两捆、白银二百两,姜源父子拒收钱物。夏王叹道:“准走吧!人情是把锯,有来就有去。山上积雪,可见其崇高,人有尊严,可见其高尚!”他命内务司道:“姜氏居住中兴府正南,圣陵正东,属

宁州辖地。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东,亦复先东。故昉光从东方启程,紫岚自西天涌来。观今五夷之地形酷似雄鸡昂唱,和华夏国土一同。华夏称大东方,故此地亦称小东方。可在宁州增设一区,名为小东方。封姜源为小东方首领。”

遂命给宁州颁书通牒,又命石工凿“小东方”石碑一块,用骆驼驮到姜源住处置放。姜源用一块紫红色的石头凿了块桃形碑。他在桃形碑上刻了“上下”两个字,对儿子说:“桃形碑,上下一心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焦矣!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仁人上下,官兵一心,三军同力也!”

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姜源父子辞别同僚,带着桃形碑下山了。亲朋好友送至双王坟献殿大门前,父子最后一次拜了陵塔。山上又有部落贫民要随姜源下山,夏王恩准。姜源按氏族分别安置在上下庄子周围各部落,他们都仍叫他红砖爷爷。他们平了烧砖取黄土挖的大坑,填了一排排大砖窑,套车的,犁田的,淌水的又都忙碌起来,小东方又是一片耕牧景象。

姜源父子在海子湖边盖了座保安寺。保安寺开光这天,海子湖畔人山人海,各部落夷族从此入了道教,随姜源归了汉。姜兆麒、姜兆麟两位道士进保安寺当了住持。姜源手悬狼毫,飞龙走蛇,草拟族谱:

呜呼!

族有谱,郡有志,国有史,人文兼备,法制森然。古往今来,应天时者创基业,占地利者守基业,得人心者霸基业,立家之本重德行也!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富贵无三世,皆因如此!凡大户人家,多对子弟重教,族谱传贤良,家训传教谕,传优去劣,一代更比一代强矣!

姜氏,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源烧当羌,姜姓之别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为人忠直豪爽矣!

五胡乱国,天下不宁。九曲黄河,终归大海。世事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心则统,二心则分,分分合合,总归一统。姜源祖上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今定居小东方。姜,羌之别称也。羌姜同音,羌上有羊角,下有男儿,西羌牧羊人也。世人生男丁者,多被杀戮于万马军中,惨不忍睹。神农氏生于姜水,以姜为姓,周后稷之母姜嫄,世人称颂。姜源长子姜波,次子姜涛,父子剃长发,摘耳环,收弓箭,停射猎,专耕作,入当地汉籍也。

哀哉!

子牙封官齐国后,江源流至小东方,茫茫碱滩始创业,弯子渠边上下庄,华夷地界各部落,西羌从此饰汉装。

桃形碑,上无二桃,下无二心。上下有道,繁衍昌盛。国家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上侈下靡,上行下效。见色忘义,见富失伦,此是逆道,必淫暴寇乱盗贼蜂起矣。

保安寺,南仙北圣,大道通行小东方,左山右水,古今永流海子湖。上天降瑞,海宇清宁,天下礼稔,万民归顺。天保靖,地保宁,人保安。故心宁则宁,心静则静,心安则安也。

下面是《祖训》:

万恶从淫起,万行孝为先。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读教化,恪守纲常。治沙治水,兴族安邦,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再下面是从姜源起的族谱人物名录等。旧制新设,纲分目悉,以备查考。最后列《大事年表》。从此,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天黄黄,地黄黄,西夏国有个小东方……”

这年大旱,蝗虫漫延。夏王命姜涛带屯军重开昊王渠。当开挖到双王坟与小东方对直地方时,发现渠底有根大腿粗的芦根。民夫都说是条大白蟒蛇,谁也不敢再挖一锹。姜涛命几个刀斧手砍断芦根,继续开挖。刀斧手跳到渠底,砍一下,芦根就“吱”的大叫一声,砍一下,芦根就“吱”的大叫一声,大伙都跳上岸,吓得浑身汗淋淋的,再不敢砍了。姜涛跳下马,大步跨上渠堦,“咚”的一声跳到渠底,“哗啦”一声抽出宝剑,“嚓”的一声朝芦根砍去,只见眼前一道白光闪过,“咕咚”一声,芦根里的水就“哗啦哗啦”朝天上冒。渠筒子里顿时涨满了水,渠底民夫朝上爬不及,多被淹死,从南流北的渠,里面的水反从北向南流。霎时昊王渠畔一片汪洋,两边的牛马都受了惊,朝贺兰山里逃窜。沙暴骤起,苍穹昏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石,从此,这里的戈壁变成了黄沙,还流传着“黄土盖青山,昊渠水倒流,富贵无三世,清官不到头”之说。

蒙古军见西夏先是蝗虫漫延,后是持续沙尘暴,又遇连年大旱,大批人、畜死亡,难民纷纷逃离,上下离心离德,乘天灾人祸之机又大举进攻西夏。他们采取诱敌深入法攻破了克夷门,千万铁骑长驱直入包围了中兴府。

姜源有匹枣红马,相传是祖传波斯马,放入海中,生此骠驹,号为龙种,又名青海骠。日行千里,马踏飞燕,挽乘兼备,能走侧步、对步。人都叫它金马驹。姜源还有张四季不离肩的大弓和三支叫“嘴矢”的响箭。相传此箭神奇无比,能随人心愿射中目标。

蒙古军灭西夏血洗小东方,姜源命子孙们把各部落贫民藏在海子湖芦荡之中。

他把金马驹交给姜波,把披挂的弓箭交给姜涛,叫他俩快去保护各部落的人,自己只身一人来到保安寺门口。蒙古军发现各部落空无一人,把姜源吊在保安寺大门前,逼问各部落人都到哪里去了,姜源一声不吭,蒙古军把姜源拴在马尾巴上朝死拖,每次都是马刚跑三步,就听“嗖”的一声,飞来一支响箭,绳子就射断了。蒙古军头目惊问道:“这是谁射的箭?”都说不知道。他又下令把姜源朝死里饿,谁知饿了七天,他仍面如古铜,眼如明灯。他又命人把姜源当靶子乱箭射死,但飞箭纷纷落地,不朝他身上沾。

蒙古军头目惊叫道:“难道他真是神人?”只听见金马驹一声嘶鸣,声震如雷。蒙古军的千万坐骑顿时乱了方寸,惊恐逃窜。金马驹从人群外飞过来,急如闪电。它红鬃竖立,双目放光,用嘴咬住姜源的衣服朝背上放。姜源奋力翻身趴在马背上,双手死死抓住马鬃。金马驹双目若两盏灯笼,浑身放射毫光。蒙古军头目惊呼道:“这是姜源的祖传龙驹青海骢,快速!快速!”蒙古军把马头、马尾围了个水泄不通。谁知他们在左边捉,金马驹侧着朝右边跑,他们在右边捉,金马驹侧着朝左边跑。它蹄下生辉,似流火闪电,使人不敢睁眼。蒙古军头目惊叹道:“奇怪!奇怪!谁见过马能侧着跑的?神马,神马!快速,快速!”

一伙弓箭手将马死死围住,无数个年轻力壮的套马高手一齐朝金马驹扔套圈儿,像渔网似的铺天盖地。金马驹一声嘶鸣,鬃毛竖起,前蹄腾空,开始跑对步,两只前蹄一起扬起,两只后蹄一起蹬地,当场踏死了一层蒙古兵。保安寺门前红光闪闪,彤云浮动。

蒙古军头目急叫道:“人钻不到石头里,先逮马,先逮马!”金马驹驮着姜源,冲散了保安寺门前的杀场,沿着弯子渠时隐时现,绕着各部落奋蹄飞奔。但见贺兰山麓,黄河两岸,树梢房顶,昉光闪烁,时暗时明,紫气升腾。蒙古军把南边、西边、东边全围住了。金马驹驮着姜源朝海子湖飞奔。它跑到湖岸边的高山顶上,回首朝小东方嘶鸣三声,望了一眼后面赶来的蒙古兵,两只后蹄一蹬,“嗖”的一声蹿到空中。海子湖四周人山人海,万籁无声,人们都仰目观看蓝天、白云。只见空中一条火龙闪现,似条金晃晃的链绳飞舞,从天上扎入湖心。平静如纸的湖面“哗啦”一声,溅起数十丈高的浪花,银珠似的水花飞喷到人的脸上。湖面开始左右摇晃,荡起层层涟漪。

蒙古军头目见天地摇晃,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见姜源和金马驹如此神奇,猜小东方必有神灵暗中保佑,急忙下令:“撤!快撤!”

蒙古军走后,姜波、姜涛和各部落的人跑到金马驹跳湖的山头上。但见万里晴空升起了一道七霞彩虹,一头弯到天上,一头插到水中。水面上五色光环笼罩,紫岚飞渡,昉光一片。人都齐声呼喊:“红砖爷爷,你快上来吧,蒙古军都走了!”渐渐的,彩虹隐去,湖面又是波光粼粼。

姜涛比姜波早死几年,他是在一个风雨黎明的早上,被一股强沙暴卷走的。流沙是先从吴王渠旋起的,旋移面越来越大,像跑马似的朝小东方铺天盖地而来。姜涛连续几年都领着小东方的人栽树。头一年刚栽好,被几场大风连根拔了。第二年刚栽好,连着下了七天大雨,被山洪冲得无踪无影。第三年栽的树比哪一年都多,遇上冬长春迟,全冻死了。这天黎明,姜涛正在山上栽树,“呼啦”一声刮起了大风。紧接着山摇地动,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巨大的大旋风从吴王渠升起,直旋到九霄云端。满山各洼的人围在大旋风周围不住声地呼叫:“二爷!二爷!”大旋风直旋到海子湖上空,天空浓云翻滚,湖水水柱腾跃。渐渐的芦荡昉光万丈,山川寂静,天籁无声。

姜波是在打井时井壁坍塌而死的,那是一个风雪黄昏。

连年干旱,小东方各部落的水井相继干枯。姜波领人打井找水,挖开一口不是井底有流沙,就是井底有巨石。有流沙的掏出多少就流进多少;有巨石的很难抬出再挖。打了几个月井,没打出一口水井,却死伤了不少人。

吴王渠旧址上有个泉眼,是个巴掌大的小坑,每次只刮出一碗水就干了,要再等一会儿,才又渗出一碗水来,人都叫它芦眼泉。姜波说:“有小水就有大水,一定是下面啥堵住了,大水才出不来!”他决定就在芦眼泉处打井。谁知挖了一丈多深,突然不见水了。姜波命他们再挖。挖了一丈九尺多深还是没有水。姜波下井底查看,他抓住绳头子,拔掉轱辘闸,“刺溜”一下就到了井底。人都伸着脖子围着井看,只听井中“呼隆”一声巨雷炸响,井壁坍塌了。人们哭怨着,惊呼着,用双手刨土。“咔嚓”一声巨响,从芦眼泉中冲出一道金光直射天空。芦眼泉里水柱“咕咕嘟嘟”朝出冒,那水银光闪耀,岚烟冉冉,似颗颗玉珠抛洒在人间。海子湖上空好像有两个童声在唱:“黄黄的日头,黄黄的山,黄黄的大风,黄黄的天。黄黄的渠水,黄黄的脸。逃荒逃到了天边边。”

这些很久以前的故事,如今已经变成了美丽动人的传说。姜文旗儿时就常听别人讲过,红砖爷爷的故事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是那么使他痴迷,是那么叫他神往。

汽车拐弯弯上了土路,小东方展现在眼前。张鸡换记不清他多长时间没回故乡了,他只记得姜岚死时他回过一次,老家又兴念经,是从姜岚死开始的。

80年代初,小东方贴出了一张布告,说从今往后地主、富农等阶级成分一律改为农民,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的子女阶级成分一律改为农民。还公布了一张摘帽子名单,姜岚、姜岩、姜崇等地主富农分子一律摘帽。可怜看名单的只有姜岚一个分子,再的都死了。姜岚穿了一身新制服,戴了一顶呢子帽,在小东方转来转去看了几圈,回家就躺在炕上不动了。他临咽气前非要见张鸡换一面,张鸡换来到了他家。姜岚躺在炕上奄奄一息。张鸡换走上前,叫了声:“三爷爷!”

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公社给他摘帽子时竟查不出他当时戴帽子的批复，仅有一年几页的四类分子评审表。姜岚训子孙们说：“罢吵啦，几十年我都过来了，又翻腾那些事干啥？我就是因为头上有顶帽子才活到今天，你们懂吗？”

姜岚见张鸡换来了，捉住他的手问：“你爹妈好吗？”他从枕头下拿出一本《姜氏族谱》，交给张鸡换说：“我一辈子啥也没存下，就保存了这本书。交给你吧！”张鸡换吃了一惊，“文革”时他被红卫兵几乎打死都不交出来，竟然保存至今！张鸡换接过《姜氏族谱》，这是个线装本，纸都发黄了。扉页上有“小东方”石碑图，下方一行篆字是“大白上国乾定四年蒲月李颢题”，下面是桃形碑图，下方的一行篆字是“大白上国乾定四年蒲月姜源题”。

张鸡换听人说小东方《姜氏族谱》曾重修过三次。元代小东方属永州路，随蒙古军来的探马赤军及其家属在上下庄子东北边落户，他们盖了座清真大寺，来往的探马赤军都在清真大寺前下马，人称下马寺村，当时上下庄子的族长第一次重修了族谱。明代小东方属永州县，宁夏总兵官杨守礼领这一带人筑西边墙，修贺兰山三关口，沿山建立堡寨，小东方的鬼悉村改为五夷堡，狼唆村改为靖胡堡，白骨冈改为临羌堡，蛮子窝改为宁朔堡，当时第二次重修族谱。清末永州县改为宁静县，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化旗为民，解散满营，上下庄子东边始有满旗寨，《姜氏族谱》第三次重修。这是第几次重修的本子呢？族谱后面有新写的一部分，纸色和前面不一样。张鸡换翻开看，才见是《小东方》：

[引子·望乡] 秋草枯落叶黄倍感凄凉，忆往事多苦悲噩梦一场。几回首望家乡热泪盈眶，多少忧多少怨付之汪洋……

[慈母心] 人道是满堂儿女淡，半路夫妻浓，你却是青春守寡铁石心。不羡那新房绣枕红缎被，不恋那情深意切半路情。忘不了荒冢衰草白茨红，放不下爱子幼女哭路中。无奈何携子投奔大户家，独受着风刀霜剑耳旁风。恨悠悠他危难之中先离去，强忍着揪心割肉失女疼。急盼盼东方发白儿出征，意悬悬手搭凉棚送一程，泪涟涟又怪他做事太认真，昏惨惨风雨桥畔妄殒命。天下爱呀，莫过于慈母心。

[恨终身] 年少气昂昂，才华集一身。偏遇上烟雾雾大地尘封，乱哄哄匪盗犬鸣。风卷灾祸突起，朝暮悔恨终生。狠心剁去双指，又被暗箭穿心。虔诚诚求神问津，恍惚惚黄泉路尽。噩梦醒时心已碎，笑看落花托后人，一辈子功啊名啊富啊贵啊，都付入滚滚黄河中。

[叹无常] 贺兰山势压边尘,崖石丹如报国心。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盛衰中磨炼,清浊中抗争。气昂昂头喧祖训,战兢兢不负黎民,强忍忍挨到冬尽,急切切遗训子孙,做事先做人,积德胜积金。

[终报应] 父死清兵营,母嫁九里湾,原以为絮叨叨能断恶念,谁料到飘荡荡难下贼船。威赫赫家业升转,哗啦啦金银流散,凄惨惨呼女唤儿,轰隆隆雷鸣电闪。告人世,万恶从淫起,万行孝为先。

[盼安宁] 黄昏风雪紧,黎明闻雨声。阡陌罌花似火,村寨兵燹烟腾。匪祸家破人亡,兵灾死里逃生。上下干戈不息,边城鼓角连营。人说保安寺能保一方平安,怎么还是连天的风,连天的云。

[觅温饱] 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着没裆裤。饿殍塞道人遗失,良田万顷死农夫。砍尽了山上的灯苏,削光了山下的树皮。跑东山闯兰州,讨荒路上到处是红眼的狗,雪白的骨。

[尾声·终难定] 你说五世同堂大户好,他说兄弟各奔才是路。枉费了机关算尽聚合心,反惹得上下内外怨和怒。分分合合合分分,草青花败终无度。碧野长空无尽头,哪是他们的径,哪是他们的路。

张鸡换还没来得及问族谱的事,姜岚就咽了气。他前头咽气,老伴刘菜花后头也死了,人都说她是哭老汉哭死的。他俩是小东方老一辈的最后两个人,庄子里的大人小孩都戴了孝,为他俩念大经超度亡灵。

汽车呼隆隆开到村口,张鸡换一下车就见为奶奶拔苦楚的经榜已经贴了出来。鞭炮声中鼓乐奏起,喃喃的诵经声飘向天空。原来老家的人以为姜文旗不回来,已经开经了。姜文旗下了车,就朝张鸡换发火:“不是说只立个碑吗?这是谁做主叫念经的?”只见姜雪芬走过来说:“谁做的主又不叫你出钱!你来了就定定的蹲着!”姜文旗又朝二女儿嚷,人都劝住了。姜文旗满面悲伤,他不朝白花花的经棚走,却跌跌爬爬朝昊王渠跑,边跑边哭喊:“妈哟,爹哟……”